

[美国]萧 逸 著

# 大金之龍



华文出版社

27124

84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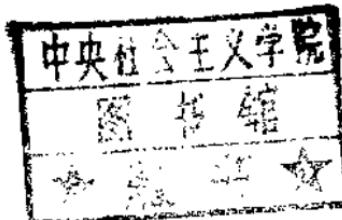
27



\*200411777\*

# 太 苍 之 龙

(美)萧 逸著



华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主 编: 吴修书 刘万朗

责任编辑: 任星才 李 珉

封面设计: 胡勤长 姜保玲

版式设计: 陈震灿

太 苍 之 龙

(美) 萧逸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字数 201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ISBN7—5075—0195—7/I·92 定价: 5.60 元

## 内 容 简 介

DK97/18

明朝建文帝朱允炆被其叔父朱棣撵下皇帝宝座后，隐姓埋名逃到广西太苍古寺，后因踪迹暴露遭官兵重围。朱允炆身边的众多武林高手经与官兵拚力搏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古刹亦被焚为灰烬。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激战中，幸有西南大侠岳天锡父女相救，朱允炆才幸免于难。就在这患难与共中，这位风流的亡命之君与柔情似水的女侠岳青绫竟感情缠绵悱恻……

本书系萧逸先生首次结集在大陆出版，全书情节曲折，险象环生，内容十分精采。

## 目 录

楔 子.....	( 1 )
古庙太苍.....	( 2 )
佛跳墙.....	( 8 )
责 人.....	(12)
诸葛亮先生.....	(17)
半斤八两.....	(19)
红尘之外.....	(22)
谜.....	(26)
思 凡.....	(30)
变色龙.....	(33)
群莺乱飞.....	(36)
梨花带雨.....	(42)
惊 驾.....	(44)
多事之秋.....	(48)
刺 探.....	(50)
俏红线.....	(55)
原来如此.....	(59)

罗千户	(62)
尔诈我虞	(66)
人为财死	(70)
滚地绣球	(73)
暇思	(77)
龙之夜	(80)
咫尺天颜	(83)
心心相印	(87)
留下你了	(93)
情何以堪	(97)
失明之痛	(99)
怒闯三关	(103)
杀机	(106)
亡命天子	(114)
长夜	(116)
高鹤行	(120)
魂兮归去	(123)
雁行折翼	(126)
野战	(128)
重逢	(133)
多情如斯	(136)
卿本佳人	(139)

念奴娇	.....	(142)
龙 飞	.....	(146)
冤家路窄	.....	(149)
碎马功	.....	(151)
四虎看鹰	.....	(155)
劫后孤魂	.....	(158)
摸鱼儿	.....	(162)
矮仙人	.....	(165)
莫测高深	.....	(168)
玉手追魂	.....	(172)
红酥手	.....	(175)
虎爪山王	.....	(179)
物伤其类	.....	(182)
吊死鬼	.....	(185)
异 兆	.....	(188)
夜 遁	.....	(193)
大难不死	.....	(195)
催 化	.....	(198)
归 顺	.....	(202)
长 弓	.....	(205)
九子阵	.....	(209)
破 阵	.....	(212)

剑穿双喉	(215)
铁蝙蝠	(219)
上帝	(221)
龙入天地	(226)
智者不惧	(229)
宿仇	(233)
挂彩	(236)
夺命蛾眉	(240)
日出	(243)
羁旅	(246)
杀人夜	(249)
忆苦思“甜”	(254)
缱绻	(257)
山雨欲来	(260)
湖边黄昏	(263)
看刀	(267)
站尸	(271)
探龙州	(274)
张五福	(277)
寸草不惊	(280)
前路迢迢	(285)

## 楔 子

明朝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开国皇帝朱元璋一命呜呼，追赠的庙号是“太祖”。

明太祖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其中一个朱楠，生下来夭折早死），怪在他死的时候，明正法统，继承他皇位的，并非是这些儿子中的其中之一。早在洪武二十五年，他所最心爱的太子朱标英年早逝，他却并没有另立太子，竟把朱标的儿子允炆立成了“太孙”（即是后来的建文帝），这就铸成了大错，为未来的明室大统，埋下了祸根。

朱允炆继承大位，年方弱冠（二十一岁），那么多的叔叔虎视眈眈的看着他，谁对他甘心屈服？谁看着他这个皇帝的位子不眼红？

偏偏是这个皇帝年轻气盛，性子倔强，再加上手下谋臣的调唆献策，一不做二不休，一口气废除了齐王周王等五个叔叔的王位，兴起了大狱，其中一个叔叔“湘王”朱柏更被他逼得畏罪自杀，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燕王”朱棣兴兵反，转战南北，美其名曰“靖难”之役，终于建文四年六月攻破京师，谷王朱橞与守将李景隆开门迎降，建文帝知大势已去，放了把火，自地道遁出，逃之夭夭，便即结束了他短命的四年皇朝生涯。接下来朱棣称帝，国号“永乐”。有趣的是那个建文皇帝到底逃到了那里？明史上没有记载，其他史书也没有说明，直到如今历史上还是个未明的悬案，谜团……

这就为我辈好事之徒的小说家，大开方便之门，小说《太

苍之龙》就此登场。

## 古 庙 太 苍

永乐四年。

广西龙州，八达岭。

盛夏。

申时前后——

天热的真“罩”不住……

连点小风都没有，山门头上那一簇盛开的马缨花，连须子都不动一下，真他娘热的够“呛”！

都什么时候了，太阳还这么大？白花花的，不经意“瞄”上那么一眼，也刺的眼珠子生疼。

“太苍古刹”

——四个金漆大字，在阳光交炽下闪烁出一派金光，满山满树的蝉鸣，真能把人耳朵都给听“麻”了。

这个时候，庙里的和尚……？

别说是念“经”了，怕是连“打坐”也碍点事吧！？

“北斗”小和尚趴在石头台阶上，正在睡觉。

瞧瞧那个睡相？四脚八叉，大趴虎似的，好一阵子了，还是睡不安宁，心里头乱七八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哈拉子”（北方土语，口水）淌了一脖子，不经意的翻了个身子，劲头儿却又用猛了，差一点滚了下来，吓得他赶忙翻身坐起。

脸上又麻又痒，摸一把瞧瞧，不得了，全是蚂蚁！

“我他娘——这是不叫我睡啦!?”

管不了什么杀不杀生啦，先把这些小王八蛋一个个活活捏死再说。

就在他“大开杀戒”的这当口儿……嘿！可是瞧见了一件新鲜事儿。

先是，那头上生满了牵牛花的一扇木门，“哎呀！”一声半敞了开来，露出来一个脑袋。

左右打量了一眼，这个脑袋瓜子可又收回去。

北斗小和尚情知有鬼，赶忙把身子向后收了一下，一个闪身，贴向山门一旁。

这么一来，可就不虞为对方所察，看得更清楚了。

那边上，木门大开。

一个“头陀”装束，蓄有长发的汉子闪身出来，紧接着回过身子，招了招手，却由里面走出来一个花不溜丢的女人。

“好家伙——”

小和尚直看得眼冒金星。

和尚庙里居然藏着女人？这还得了！

散发头陀十分张惶的左右看着，频频向那个女人催促道：“快着点儿，我的姑娘——这边走……别让人看见了！”

女人嘴里“咯咯”笑着，一面扭着细细纤腰，媚眼斜飞的向那个头陀打量着道：“怕什么呀！敢叫条子，就别怕人家知道！也不是贼，偷偷摸摸的……怕什么？”

声音越说越大，妖姿冶态，直把面前头陀吓了个魂飞魄散

“我的奶奶……你……轻着点儿哪……这要是让人看见，传到方丈耳朵里，我这条命可就别想再要了……”

一面说，这个散发头陀，只是向着那女人频频打躬作揖不

已。

“瞧瞧把你吓的?”

女人媚态十足的伸着胳膊：“我的轿子呢?”

“就在下面，你……你快走吧！姑奶奶——”

“我可走不动！”女人撒娇样的扭着身子：“你去把轿子给叫上来……”

“这……”

头陀脸上直冒汗，两只眼贼也似的四下瞧着，还算好，佛门静地，鬼影子也不见一个。

女人咯咯笑着，由花手绢包里拣了块银锞子，塞向头陀手里——

“呶！这是给你的赏钱，算是吃红吧！”

“这——？”

半笑不笑，一脸的腼腆样儿，头陀收下了银子，顿时面现轻松。

这当口儿，一乘青顶小轿，颤颤悠悠已自山下出现，忖思着不大会的工夫，就可来到眼前。

头陀一颗心像是提到了嗓子眼儿，脸上一阵子白，可是吓得不轻——

“我的个老天，这要是……”

“瞧把你吓的？哼！没出息的样子！”

头上挽着个“杭州攢”，翠插花钿儿，青宝石耳坠子，后须插着五颜六色的一簇小灯笼儿——这是如今最讲究风行的发式了，衬着姐儿白生生的那张嫩脸，细黑细黑的两道水眉，好俊好俊的一副小模样儿……。真能把人眼睛给“瞅”花了。

再瞧瞧身上的穿着，可也是不含糊。

上身是蝴蝶白纱衫儿，银红比甲，下面是玉色挑线拖地裙

子，脚下一双粉红花罗高底鞋儿，衬着腰上的销金纱巾，把个小腰勒得那么细，那么高窕婀娜的身子……即使看上一眼，也“消魂蚀骨”……

“这是谁家的姐儿？我的个玉皇大帝，如来佛祖宗！”

北斗小和尚瞧得傻了，嗓子眼儿里直发烫，由不住一个劲儿地直咽唾沫。

“个骚娘儿们！准不是好货！”小和尚肚子里嘀咕着：“说不定是那个堂子里的窑姐儿，这么骚！”

他还真猜对了。

姑娘叫“甜甜”，龙州城“庆春坊”第一块招牌，最叫座的当红姑娘，今年才十八岁，去年下海初露头角，已艳名远播，要不然，又怎么会连庙里的和尚都知道她了？可是透着邪门儿。

甜甜人长得甜，一张小嘴更甜，能说能唱，更会撒娇，凭着这些天生的本钱，自当大红大紫，平素应酬，尽是些达官贵人，说到“行牒召唤”（俗称“叫条子”），除了客人的绰阔出手，更要看看人头儿，设非是新科进士便为王孙公子，一般等闲，万难屈就，更甭说爬山越岭来到“庙”里了！

“问你句体己话儿。”甜甜打量着面前的头陀：“你要是说了实话，我再赏给你一两银子。”

说时，她由小手绢包里又拈起个银锞子，放到了头陀手里，这个不算，只是个“馈头”。

“这……你……？”

高个子头陀忍不住嘿嘿有声地笑了。

打量着那乘小轿总还有阵子磨蹭才到跟前，这一小会倒是可以上几句话儿。

“姑娘你忒客气了！这可就不敢……嘿嘿……”

头陀抹了一把嘴上乱草也似的胡子，银子可就又收了下来。

似乎是“头陀”与“和尚”略有分别。

这个“头陀”并且蓄有长发，法号“大空”，来寺总也有六、七年了，许是尘缘未了，到今天也没有落发。而且俗务特多，老方丈因材而用，打发他在偏殿服事，一些对外接洽买办俗事，概由他负责。上上下下提起“空头陀”的大名，无人不知。

却是年初庙里来了个朝香拜山的“居士”，说是“居士”，随从可还真不少，一住经月，占住了整个两边偏殿，老方丈谁也不遣，指定了空头陀驻殿服侍，他的俗务琐碎平白加了几番，这份子忙可想而知。

说到飞牒召妓这档子事，就算他空头陀再能，也是“手生”的紧，却也一生二熟，眼下总也能应付裕如了，至于心里的那股子“别扭”劲儿，总是难以撑平，谁教他“半路出家”向佛不专呢！

“我问你……”

甜甜的小嘴几乎都快挨着了头陀的胡子脸，那么娇滴滴的在他耳边上说着——

“这个主儿他到底是谁？……姓什么？叫什么？”

“这——”空头陀可真傻了眼，摇摇头愣是不知道。

别说是他了，这庙里的上上下下谁也不知道。

“你说？”甜甜的小嘴一噘。“不是不说……是不知道！”头陀直着两只眼：“龟孙王八蛋知道，真的不知道！”

那样可不像是撒谎，甜甜莫名其妙地向他瞧着：“怪事……人总得有个名字呀！他是那里人？打那里来的？”

头陀还是摇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是个新科的举子、进士？”甜甜煞费思索，仍不死心：“再不是谁家的王孙公子？手面儿好阔，好大方……就是……脾气大了点儿……”

“嘿嘿……有钱人家哪！”头陀说：“管这么多干啥呀！反正有钱就好了，再说，长相总也不赖吧？”

“那倒也是……”甜甜笑了，一时绯红了脸：“要不然我也是不来……别瞧他有钱，钱再多要是人讨厌，我也犯不着……”

空头陀嘿嘿笑了两声。一眼瞅见了对方姑娘胸前的大串明珠，不由为之一怔——这玩艺儿记得来时不曾看见，不用说多半是得自庙内恩客的赏赐。

好阔气的出手，怪道小丫头片子直夸他大方，敢情是每次来都从不落空。

想要问她点什么，却是“庆春坊”的那乘小轿子来到了，押轿的老妈妈花枝招展打扮得怪模怪样，老妖精似的，这阵子山坡台阶，爬得她直“倒”气儿，不等到跟前就坐了下来。

一看见她空头陀简直都怕了，生怕她上来噜苏，慌不迭揭开了轿帘，把甜甜让了进去。

“姑娘你请吧，不送你啦——下一次是……？”

“十四儿……忘不了……”

甜甜的声音，听着也是舒服。紧接着松下了帘子，小轿抬起来打了个转儿，一迳向山下去了。

空头陀这才似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眼巴巴的瞧着轿子走远了，刚要转身回去，却是有人放他不过。

“呔！空头陀！你干的好事！”

## 佛 跳 墙

空头陀吓了一跳。

面前人影一闪，跳出来个小和尚。

“啊——北斗小师父，是你……？”

“是我，怎么样？”

小和尚手叉着腰，满脸气忿，大声叱道：“你干的好事，居然把女人带到庙里来了，看我不报告老师父打断你的狗腿！”

“嗳呀……”空头陀只吓得脸色惨变：“小师父你可不要胡说：‘什么女人不女……’”

“你还要赖，”北斗大声嚷道：“当我是瞎子吗？赫赫……老师父果然聪明，就猜出了你们有鬼，才叫我守在这里，果然——”

空头陀又自“啊！”了一声：“你说什么？是方丈师父要你……？”

“那可不是！”北斗和尚冷笑道：“老师父说这几天庙里有邪灵作祟，要我守着山门，哼哼，你看怎么样，果然被我捉着了你这个色鬼，没有什么好说的，走！跟我去见住持师父去！”

说时当胸一把抓住了头陀的僧衣。

空头陀“唷！”了一声，满脸堆笑道：“这又何必？小师父有话好说，何必……？”

一面说，顺手把先时得自甜甜的一个银锞塞向小和尚手里——“这个嘻嘻……小师父高抬贵手！”

北斗小和尚怔了一怔，看着手里银子呸了一声道：“你……好！还敢用银子买通我……？看我不——”

刚要大声喊人，即见山门当前人影晃动，一连闪出了两个僧人。

前面一个体态粗壮，生得浓眉大眼，年约四十上下，正是本庙住持和尚，法号“阿难”，一身武功了得，庙里和尚人人怕他，出了名的嫉恶如仇，最是难惹。

后面和尚，皓首银髯，一身杏黄袈裟，佛号“少苍”，却是本庙方丈师父。

眼看着庙里两个当家的高僧同时现身，只把空头陀吓了个魂飞魄散，“啊呀！”一声，便自愣在了当场，泥人似的着不得声。

北斗小和尚乍看之下，也不禁全身打抖。

“啊……原来方丈……住持师父来了……弟子……他……他……。”

一面说，手指向空头陀，却是说不出话来。

“这里的事，我们都看见了——住持师父沉着脸向小和尚道：“没有你什么事，下去吧！”

“是——”小和尚皇恩大赦般地磕了个头，刚要离。

“且慢！”老方丈唤住他嘱咐道：“到山门站着，不许任何人出来！”

“是——”

再次应了一声，小和尚才自转身一溜烟也似地跑了。

看着小和尚背影消失离开之后，阿难和尚霍地面色一沉，怒叱道：“大胆空头陀，你可知罪！”

身势一闪，“呼！”地一声，一阵风也似，纵向空头陀当前，手势乍举，待向空头陀脸上掴来。

却是方丈师父的一声：“阿难！”唤住了他。

阿难大师停住了手，奇怪的向方丈回头注视——